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再校七經雕題略

左氏傳之部

紀府

聚星堂活板
蒼泉堂某刀

左傳雕題略例言

大清嘉慶二十七年七月廿二日
於八郎文正

稿本藏

或曰經源也傳委也今吾子所論著詳於傳而略於經何也曰然凡經之難解莫難於春秋抑亦有由也蓋春秋史也故知事之終始而後讀焉褒貶瞭然宜無難解者也然經弗詳其事故不得弗假於傳三傳各異其事而各異其解於是乎事不可得而知焉事不可知則經不可解也豈容遽作之說哉

三傳異其事或有一真也而真不可保焉三傳異其解或有一長也而長不可保焉是故欲解春秋

者當會萃三傳而精擇焉以成一家之言庶幾乎有得聖人之旨也乃欲偏据左氏以闢經旨吾未見其可也故今所訂特正註家之謬以明傳之文意也已於經文本無所發明也然間有所相及者亦訂傳之餘波矣

讀左傳宜讀其記事若釋經之文往往謬語不必深留意其凡例亦只一端已其言自相矛盾不可相通焉

左氏之妄誕及失經旨者先儒已多論之今皆弗論然間有所相及者罪在筆之滑耳將以次削焉

或曰經不詳事而事必待三傳則三傳未作之時何以能使天下亂臣賊子懼焉曰然世去春秋未遠則傳誦之言存乎人耳譬之賴朝義時正成尊氏均舉兵者也記之者或義之或叛之下一字而讀焉者瞭然以素知其事也千載之下傳誦之言已泯矣則傳不得弗作也所以昔人不待傳而後人必待傳也

或曰會萃三傳而成一家之言胡氏之業不其然乎亦何待乎外曰然唯其擇之不精或未得聖人之旨其如之何春秋豈易言哉豈易言哉

七經雕題略

左氏春秋 据杜氏集解

隱公

傳孟子卒註不稱薨不成喪也是釋經之例非所以施於傳文也傳文稱呼錯雜不一弗可拘解其不稱謚亦非無謚也凡注用釋經之例以解傳文者皆不可從他並倣此凡從夫謚者必元妃矣其他別制謚如衛厲媯戴媯之類是也元妃先死者恐應俟夫死而從其謚也不然亦別制謚也決無三謚之理又如文姜哀姜皆元妃而不從夫謚

雖以其有罪而不得從夫謚亦自制謚也則是夫人必有謚之一證矣

隱公立而奉之立謂隱公卽位也非謂立大子鄭衆曰隱公攝立爲君奉桓爲大子隱之謙讓特以適庶之分矣若生而有文是仲子歸魯之祥已與桓公不相干大仲子非姪嫁惠公蓋再娶爲適夫人也春秋之時再娶之例亦多矣夫國君不再娶者雖爲禮之經而此不得据作說

元年春王正月元年正月猶言一年一月也無

佗說劉炫曰元正唯取始長之義不爲體元居

正二張敷言曰周之正朔月數皆改必其朝覲聘同頒朔授時凡筆之於史冊者卽用時王正月二數其民俗之歲時相語之語言則皆以寅月起數如後世者自若也而春秋書王正月以別民俗爲無疑

克段于鄢克者難辭傳如三君故曰克是也得雋年之例此不得据作說餘見于莊十一年

歸惠公仲子之贈歸遺也註不反泥甚仲子未死後雖有謚此豈宜稱哉注無謚謬甚

傳寤生驚姜氏應劭曰兒墮地能開目視者爲寤

生

今京不度 不度謂甚大也猶言無量也不然與非制語複

早爲之所 謂及今區處之也或削或逐或殺皆在其中

不義不暱 林注不義之人不爲衆所親暱厚而無基將如牆屋自然崩壞

大叔完聚 完聚所包廣矣如糧食芻茭皆在其中不特城郭人民且不必分配兩事

帥車二百乘 舉車數略見兵之衆寡耳不必拘古

制大抵一車百人爲率而增減隨時各國又應有大循用勿泥說佗並倣此

謂之鄭志 難之也 鄭志謂鄭國人之志也國人皆尤鄭伯耳 難謂殆弗脫也蓋出奔云者有從容之意故不以此爲言

未嘗君之羹 傳遜曰羹非有分於賚賤也註謬同軌畢至 此謂會葬之期也若赴弔葬後亦可行

非可以爲差

弔生不及哀 陸負山曰惠公薨久今來贈者不及其哀哭方盛之時杜旣葬縗麻除之說經典未之

前聞 是年三月隱公爲蔑之盟蓋旣除麻矣然
是自當時之失禮往如此杜乃以爲先王禮制
大謬他並倣此說又見于昭十年

經 二年八月庚辰 隋唐以來曆法漸密然不能無
未差於數百年之後是法有未盡也况三代之曆尤
疎略而其法又不傳則後世安得而較之哉元凱
乃據臆造長曆輒斥經傳之誤不亦謬乎凡据長
曆爲言者今皆不從後並倣此

夫人子氏薨 仲子惠公再娶之適隱公之適母而
大子之生母固可稱夫人固可成喪况隱之謙讓

乎註未妥

三年己巳日有食之 古者曆法疎略且未知推日
食故或食于朔或食于晦或食于二日蓋日行有
盈縮月行有遲疾用平行筭者爲經朔參以盈縮
遲疾者爲定朔古唯用經朔而不知定朔故朔多
不合或在前日或在後日是曆法之未密耳亦非
曆官之失 朔則書朔其在前後日者唯揭支干
而已此蓋書法矣非史之失他並倣此 是歲三
月有庚戌而已已距庚戌四十一日則知在朔之
後日也按穀梁傳曰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是似

當據但舉晦而不論二日爲未備耳

武氏子來求聘 父在而身未有官位者故稱武氏子

葬宋穆公 謚者所以易名國君之謚其國之所稱也 故旣舉謚不得不配以公字以從其國稱也 前註稱卒者略外得之此乃言惡薨名何也且赴辭是寡君不祿之類耳未直稱薨字也注改赴書可謂謬矣

傳王貳于虢 是欲卑政於虢公也旣使鄭伯爲政而貳心于虢故曰貳也非分政之謂

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 傳士凱曰麥禾雖未熟軍中豈無別用蓋爲牧圉用取禾在秋或既可食矣取者刈取之也非徒踐之 傳取麥取禾欲文相連設令取禾在八月宋公卒之後或在九月亦必在此言之也杜旣泥正義又傳會並不可從林注秋今之五六七月也

澗谿 蘊藻 山夾水曰澗水出於山曰谿 毛晃曰蘊亦水草玉篇曰蘊菜也 蘋蘩蘊藻必是四物矣詩有蘋蘩及藻而無藻故杜強解蘊藻爲万物耳拘甚

殷受命咸宜 所引詩中命字反貼上文命字蓋言
殷王能受天意而所出命令盡善也 所以荷百祿
百祿句蓋以殤公得國爲宣公之福耳 註以貼
殤公身上故不通又馮之出父之命也 許益而出
奔謬 引詩唯取此句之義未有兄弟相及之意

注鑒

尋盧之盟 尋燐同溫燐也 哀十二年若可尋也 示
可寒也可以見

衛人所爲賦碩人 何玄子曰 碩人詩作于莊姜始
至之時初無憫意所云爲賦者但謂是詩爲莊姜

咏耳非謂以莊姜無子之故然後賦此詩也
小加大 陸負山曰 小大亦以班位上下言之不必
專謂用兵

經 四年戊申衛州吁 戊申冒於上文分明是二月
之日註長曆之誤耳

役州吁 德州吁篡立未成君也 非由宋列
於會

傳 不聞以亂 亂謂攻伐鬪戰是指伐鄭之事若阻
兵安忍乃州吁之爲人也不可渾說

老夫耄矣 耄謂老之甚也 此作活字不可限歲年

拘說

五年矢魚于棠 魚漁同說文魚捕魚也
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 考猶落也廟始成而設祭
猶人居始成而落飲也雜記曰路寢成則考之而
不釁當參考 諸侯無二嫡禮也蓋以其不再娶
也當時旣再娶則欲無二嫡而弗得焉故仲子雖
非元妃示嫡夫人耳惠公廟旣配以元妃孟子則
弗得不爲仲子別立廟也是時宜當然不須鑿解
經無稱夫人之謚者但稱仲子是經文之例而傳
又隨而稱之也又焉知其宮別無名號也註鑿

問羽數是傳文於經無干涉注謬且傳設記此曰
公問佾數則如之何

不足以講大事 大事專指戎事下文以講事也
與此相應不帶祀事且祀事無講習之典
數軍實 大軍實是專謂所獲也若吾之車器人徒恐
不可作軍實

不登於俎 鼎俎古者人鬼通用但登俎云者是禮
食非羹味耳

阜隸之事 阜隸謂至賤者也不必拘士臣輿臣
且謂遠地 嘉蓋魯地而遠於國都耳非他竟

諸侯用六 士用二 始用六佾也 服虔曰用六爲六八四十八用四爲四八三十二用二爲二八十六 佾字從人從八從肉八人爲佾無疑襄十一年鄭人賂晉以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賂魏絳蓋以一八爲賜也示樂以八人爲一列之證矣大夫亦自宜有樂不必待有功 周公廟用八佾示僭禮耳戴記成王賜伯禽受之說蓋未信魯之僭禮蓋僖文以降云則當時未有用八佾者也經書初獻六羽者先是羽數不準故也或多或少寡亦非定僭八佾也且据初獻句蓋由是諸廟示

皆用六佾也不得以後之僭而誣前世

未及國與使者不實告者蓋恐魯人辭以急遽難辨耳非忿辭

叔父有憾宋天子呼諸侯大國曰伯父伯舅小國曰叔父叔舅不以長幼也然侯於大夫恐亦以位次尊卑而伯叔之不以長幼也然据正義僖伯實隱公之叔父年又非少則稱叔父是實語矣非用通套杜偶失考耳正義乃又爲圓護非也

六年來渝平夏成也大魯鄭之好狐壤以後春秋以前無可考者然渝平之爲絕交必矣傳中渝盟之

語歷二可徵蓋先是魯鄭嘗結交也傳更成夏革
也卽絕交之義矣夫隱公不救宋也怒使者而不
出師耳未嘗絕好也七年爲宋伐邾可以見已杜
所云二者蓋以前年魯與伐鄭後年鄭宛來也然
伐鄭者聳也隱公弗之許矣則未害於好也鄭宛
來者旣絕交之後復結交也蓋鄭之絕交以其方
擣怨於宋而魯好於宋也宋鄭旣平則魯安獨任
怨仇宋與鄭平在七年鄭宛來在八年按程子
末曰魯與鄭舊修好旣而迫於宋衛遂與之同伐鄭
故鄭來絕雖未愜事情而文義則得之

頃父之子嘉父繫之於父者父在而已未有祿位
者

其猶可撲滅言雖熾而撲滅不難也

經七年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旣曰伐而接之以
二歸是不待著執字而執之義灼然注何用知其
非執也執豈必謂桎梏縲紲乎哉且非執而以歸
者不亦難乎

傳軟如忘服虔曰如而也

經八年我入祊是年旣受祊而有之故書曰我入
祊也但予許田在後年耳

蔡侯考父卒 諸侯雖未同盟赴以名則亦書名是義也後屢見焉杜於是條獨臆斷春秋前事以立說何也

宿男卒 許宜曰大夫同盟比於君親盟者當赴以名也何必論載書稱君名與不也且禱河辭非倫不可以爲證

傳不祀泰山也 泰山之祀蓋謂歲時祀饗若旅祭之類是也不必巡守助祭鄭受祊邑亦不必巡守助祭之爲

以齊人朝王禮也 禮字專繫朝王一事也不帶號

胙之土 賂祚同韋昭曰胙祿也

諸侯以字爲謚公命以字爲展氏 朱子曰謚當作氏 陸負山曰鄭玄駁許慎五經異義引此傳文曰諸侯以字爲氏今此以氏爲謚傳寫誤也十公子展無旁證恐訓詁家之杜撰矣且旣曰公子展則展是名非字傳遜以展爲無駁之字理或然宋華父督之後爲華氏其字也可以爲證孔父嘉之後爲孔氏亦然

九年乃可以逞 逞如字林注乃可以快志於我

祝聃逐之東 戎師 祝聃別將一軍非帥勇而無剛者 祝聃以師乘戎之奔與三覆圍戎于中從前後合擊之也 祝聃蓋橫擊

戎師大奔 後者不救見前者盡死亦敗走也

十一月甲寅鄭人大敗戎師 是一條疑經文誤入

傳者

經十年二月公會齊侯 經傳月日不相符者不少不得據傳而疑經他皆倣此

傳十一年及大達 爾雅九達謂之達他並倣此

許莊公奔衛 奔不書蓋不告也

使餽其口 餋口猶俗言濡吻也

如舊昏媾 降以相從 傷合也 昏媾者泛稱姻屬夫昏與姻分屬兩父者俗說不足據 降謂相降也只是恭遜之意

禋祀許乎 禧亦祀也 書曰禋于六宗與類望對傳以爲皆祭名若訓以絜享則其他豈有不絜之享乎

大岳之胤 大岳四岳之一也且堯時未有證卒出獵行出犬鷄 卒自卒行自行蓋不相領統者不則獵犬重複矣 百人謂卒是奉一車者然則

行乃徒兵之伍列矣但其人數未詳

鄭息有違言 違言謂違逆之發於言語也非以言大語之故相違恨

左傳雕題略卷之二 据杜氏集解

桓公

經元年公卽位 行卽位之禮則書不然則否且既稱元年則其立爲君不疾言所謂卽位特其儀禮耳桓公討窩氏自掩其醜則行卽位之禮固其宜也註云篡立而用常禮穿鑿何深豈別有篡立卽位之儀乎哉

傳爲周公祊 取祊在前年故經唯書許田然假許田者其實以易祊也故傳發其意並舉祊許以爲文也非謂前年未受許至此始易取而有之

經二年及其大夫孔父。孔父字嘉名注以孔父爲名謬何弗察父字孔父之先若弗父何宋父周孔父之後若木金父叔梁紇多以字配名爲稱歷可證而傳稱孔父嘉則孔父爲字章若華父督亦是宋之習俗然邪又孔父之子孫以孔爲氏祖字爲族也亦是一證孔父之妻初非有奸途上適見看見非其過也况孔父乎殤公十一戰亦非孔父所爲故民亦不怨焉苟旣怨駁亦何待督之宣言也杜乃以不治閨門取怨於民罪孔父寃武

滕子來朝程沙隨曰小國自貶殺禮以成宋亂立華氏也是經直述其意也非譚辭華氏者自後稱之辭也非當時之語則督焉知之未死而賜族誣甚若上文攻孔氏亦與此同孔父之時固未嘗以孔爲氏族

鞬韜鞬鞶鞶錫鸞和鈴柄飾曰鞬室飾曰鞬鞶鞶得名以形不以色錫鸞在鑪和鈴在軛由聲而言謂之鸞和其器則錫也鈴也非四物遷九鼎于雒邑按尚書武王無營雒之事而成王之營也先卜之則始營焉可知矣苟武王旣爲之

兆何必更卜焉詰辭示必有概見者大牽傳中答問之語任口說故事固容有差謬不必圓護作說他並放此

臧孫達其有後 陸負山曰此只据哀伯言又何遠引僖伯 易則生亂 始兆亂 易者謂名非義也 二名偶然耳非有愛憎師服亦非諷諫

側室 貳宗 分親 側室猶貳宗皆非官名文十二年趙有側室曰穿是也 大宗之適子常爲大宗貳宗謂小宗也 分親謂分產異居者

三年春正月 劉炫以爲正月不言王者史闕文耳若夫王失不班曆而不書乃是非小故傳何無稱述也子朝之亂經皆書王當時豈能班曆乎哉日有食之旣 詳有之二字是謂有物食之也未嘗以自食爲文矣其不稱月者蓋未知其爲月也曆家推日食肇於漢三代未有此法必非知而不言也堯舜之知而不徧於物謂是之類也後人動作圓護之說皆非 月食西儒地影之說不可易此不復論

修先君之好 齊魯之昏媾修舊好之大者不特

辭命稱先君

四年公狩于郎 郎設狩地合禮則經當如何書也 不書地唯曰公狩邪是豈成語哉註非狩地故書地蓋謬及三驅之禮示鑿

宰渠伯糾 宰其官也傳雖稱父在而不言父官宰也是知父別任官也設令伯糾實無官則當書曰渠某之子也杜何由知其攝父職也可異既以伯仲稱焉則伯糾必其字矣傳以爲名不知何據恐是左氏之妄

五年爲左拒 左右拒是左右翼之類不必方陳

先偏後伍 車曰偏徒曰伍是稱呼耳非拘其數王亦能軍 謂猶能親馭師徒不爲傷而廢頓也非殿

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 名足字仲 問左右問王之安否也以其傷矣左右者不敢斥之辭 艾干子曰鄭伯之勞王與問左右所謂刃人而煦 二手撫也奸人多僞禮如此

仍叔之子 是傳文偶失叙耳若久留未見其据若末秋示誣

秋大雪 龍見而雪 龍見之雪先期豫祈雨也是

每歲常典卽秋無雨尤當雩也是臨時之雩與常
典之雩自別常典之雩宜不書臨時之雩不得不
書書亦非譏傳以臨時混常典而作譏辭恐是左
氏之忘人經不書旱者蓋不成旱也或是雖旱不
成災卽常典之雩過時而爲之何大雩之爲大字
可以爲斷案龍蓋通角元底房心尾六宿爲稱
也是六宿委蛇如龍形角爲龍角尾爲龍尾是所
以名焉若蒼龍七宿似後世之言僖五年龍尾
王伏辰可併按

過則書是過失之過其非時則先示書後示書也

也十四年註先其時亦過也

經六年殺陳佗不稱爵疾之也餘詳于莊九年
傳祝史正辭傳矯舉正辭謂肥腯豐盛稱其實也

矯舉反之故公拒之以何不信而季梁得以陳其
意也非虛美功德之謂

癰蟲蟲音禮說文曰蟲齧木中癰疥若蟲蝕狀謂
之蟲舊音裸者蓋以其毛落如裸體耳汰甚

嘉栗旨酒傳栗謂香味肅烈

五教傳九族傳五教卽五典孟子曰父子有親君臣
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九族之目

未詳然注舍本族特別外親必不是，鄭玄曰高祖至玄孫凡九皆同姓，或曰父族四母族四妻族一。按鄭解似長但九數主同姓而各該外族斯爲全備。

善自爲謀猶言善自處也嘉之也非譏不及國辭諸鄭伯。鄭忽已辭於齊又以其意白鄭伯使其辭於齊也非矯命。

接以大牢內則陳註以大牢之禮接見其子也又駁鄭氏接夫人之說是矣內則又曰凡接子擇日不以國畜牲。顧炎武曰若定公名宋襄公名蔣

若周鄭吳晉當時多有之何物癡人以本國爲名哉是不待言者。畜指鷄犬馬牲指牛羊豕。周人以諱事神。正義曰自殷以往未有諱法諱始於周。周人避諱未若後世之謹嚴也且諱專以死者而言未必避生者之名也後世通謂生者之名爲諱非古義禮舍故諱新蓋舍祖而諱父也非親盡之謂。

公告不能蓋畏齊也不特以無王寵七年名賤之也陋小故賤之賤之故名之傳文明白註禮不足蛇足。

經八年使家父來聘 家父蓋其字也 非家氏詩節
南山有家父十月之交有家伯當併案

傳九年衡陳其師 背巴師 戰廉以其師出于巴
師中間布陳以戰也 背巴師從楚師言之也下
有夾攻句則鄧人在其間可知矣 注並失文意
十年懷璧其罪 懷璧或以招禍故以懷爲罪耳無
罪之罪也

經十一年突歸于鄭 鄭忽出奔衛 突不繫於鄭
者是時在外而不當立者忽繫於鄭者旣立於國
矣其不稱爵者未踰年 顧炎武曰鄭忽者未成

君之稱 註以文連祭仲解突不稱鄭然則忽示
文連何特稱鄭是爲不通 突歸忽出俱文連祭
仲而就其中以係鄭不係而與奪焉耳是文法矣
設上文無鄭事則突自不得不係鄭但註不辨忽
係鄭之由故其說不通莊二十四年戎侵曹曹羈
出奔陳赤歸于曹前後相反而文法相合

傳誘祭仲而執之 劉炫曰祭仲本非行人 注非
會非聘是固然也以行人應命是何所據而言蓋
臆說不足信夫誘者或以私事召之或以國事召
之好言導之耳禮大夫無外交而當時能守之者

幾人不得據作說夫行人者謂卿君命而使者時昭公新立未安有使聘是必不然

經十二年戰于宋 文意明白不待解注以獨戰爲文不可曉

傳坐其北門 截城兵救應之路也坐如字屯住之義

經十三年衛侯燕人 是註與釋例相左釋例爲優曰父雖未葬踰年則於其國內卽位稱君伐鄭之役宋公衛侯是也 顧炎武曰諸侯踰年卽位則得稱君如宣十一年楚子陳侯鄭伯盟於辰陵是

時靈公被弑賊未討君未葬已稱陳侯是踰年稱君古之常例也 卽位紀元欲不爲君而弗得若夫亂賊不予以其爲君者則當別論至於未葬未列於會無所干於書法皆出於杜之臆說舍之可也他並倣此 顧炎武曰燕獨稱人其君不在師敗績稱師是常例非異辭註謬

十四年夏五 合註不書月者春秋成後而傳者闕之不然聖人專筆削豈不能刊正
乙亥嘗 墓災嫌於或廢祭故書嘗以示不廢祭也非以過而書且非有示法之意

傳

鄭子人來 子人是語之字

十五年鄭世子忽 顧炎武曰忽未踰年而出奔
奔四年而復國未卽位不得成之爲君曰世子者
當立之辭也杜解非也

十六年四月公會宋公 此直書其事無諱辭

冬城亡 凡時而不月者多是不月中而畢者故與
下事俱十一月者而別揭時而書於文無妨况十
月而起事未可知也 按莊二十九年傳曰凡土
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
日至而畢是土功者主節氣而不拘月數也但畢

不務之後首事指日至爲畢功之期而已是歲若歲
杪置閏則十月畢務久矣水將昏正是十月之末
或可首土功也杜氏長曆不足據而知是歲置閏
者因傳以爲時也註閏六月者是長曆之謬 注
功役之事皆總指天象不與言歷數同是言似而
非也蓋指天象卽與節氣合何與歷數左且如云
日至而畢豈非歷數乎但不拘月數耳 功作國
之大事得時亦書失時亦書直書其事而失得自
見傳乃一釋其意或曰書時也或曰書時失也
然則別有時無失得之功作而後不書乎恐是左

氏之忘凡如是之類皆倣此而外不詳乎
傳右公子 左公子 左右是當時稱號未知其由或疑其居室在公室左右也不然以班位之次若左右媵之子恐臆說難從

十七年戰于奚 奚之戰本疆場小事非侵伐之類故傳曰疆事也不書侵伐之意分明注別討不書侵伐之故謬

宋志也 古伐邾本宋之所欲而魯衛助之也所以斷首謀

不書日官失之也 日如傳文是日官日御當月朔不

知其甲乙也天下豈有此理哉蓋傳寫有遺脫而左氏以爲當時曆官之失也寃哉

復惡已甚 嘗爲昭公所惡蓋有可惡之實也故弑爲重惡

十八年公將有行 有行泛辭也未定樂之會樂之會爲與文姜如齊而設也

仲曰信也 鄭人以多知老姦目仲而仲甘受不辭也註鑒

心安樂

中興與文姜收齊而嫁少子十八年公轉齊云十八年春王正月丁未文姜之會喪之

余重觀

外惡旦書晉侯即位殺晉侯不惡文質

士夫以爲當書仲宣文夫舉涼枝

狀其甲子逃天下豈齊出聖賢蓋翰賦下與讀

左傳雕題略卷之三 据杜氏集解

不莊公

元年夫人孫于齊 孫遜同是逃遁之義非遜讓之謂亦非諱辭

單伯送王姬文按詩平王之孫齊侯之子據此王姬豈嫁襄公之子耶

傳錫桓公命于公羊傳曰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固曰送女未具五貞不卒夫文美典故不稱卽位文姜出故也經不書卽位者蓋君殺國亂不行卽位禮也傳乃言不稱卽位是實行卽位

禮而春秋故不書也恐左氏之忘註不忍行禮似得經旨然非所以解傳文據下文三月孫于齊文姜固已還矣未見正月不在之證夫文姜與賊夫焉顧於子註感於公意而還恐非事實凡是之類始於左氏之傳會而成於杜氏之固護學者不可弗辨或曰傳文姜出故卽指下文三月孫之事言國內亂故不稱卽位以不忍書也

不稱姜氏絕不爲親魯若絕親乎不稱夫人可也不稱姜氏何義姜氏齊之姓魯焉得削之夫人魯之稱既絕又何稱焉是亦左氏之妄矣然則云何

曰惡而略之也或是闕文

二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顧炎武曰夫人之禮降於君故書行不書還史之舊文

四年除道梁溠是二句謂張軍勢示持重以懼敵也所除之道未行溠之梁未踰而盟旣成矣注奇兵及不意句舛

六年衛侯朔入于衛是時魯侯與伐衛其非國逆也明知之非辭命所能消也亦不必勞辭命者注舛按合註曰入者難辭似得之傳例不必据傳度其本末本之不枝本字對末則爲根之義

對枝則爲幹之義此兩義錯出不可相混。

後君噬齊其及圖之二句一氣讀言雖噬臍不及也

不食吾餘社稷實不血食而君焉取餘餘餕餘也人鬼俱通然鄧侯偏以生人之餘而言三甥偏以鬼餘而言二鄧鬼死無祭之者弗可獲餕餘也四是說者之機辨勿以問答相左疑之社稷包宗廟在內文

七年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隕星是流星之類陽氣鬱蒸升而著天如星夜明而恆星失光

職此之由非日光不沒夜中亦大概言之何須註解且夜雖明安與白晝比註以水漏知之鑿甚其謬由日光不遽解而生然亦何瑣屑如如字如雨謂隕星之多也傳不必據

傳齊志也齊志謂當時事實也不必因地之彼此八年秋師還春秋原文與孔子筆削後世安得而辨之註時史鑿甚不可從他並倣此

治兵于廟廟謂魯朝也非鬼室

我實不德莊公之言類有德者之言然其實畏齊耳乃姑作是好言何足取焉且齊父讐而力不能

討義不能絕則不以鄭事而作難也亦其宜不論
捷吾以女爲夫人是言也不定作宣無知之言示
不定作連稱之言只是其黨誘之二言

見大豕從者見豕以爲彭生非二物
奉公子小白鮑管召注皆以爲傳豈其然乎哉大
賈之居奇貨何論官銜事實上不外因故文始此
九年殺無知無知立踰年而不書爵者蓋疾之
不成其爲君也義與陳佗同注皆以未列於會作
解大謬其成十六年例尤不足據本旣殺之而不
弑安得稱君則其他復何論焉

齊小白入于齊係小白以齊是當立之辭也與鄭
忽曹羈同義則入字雖曰國逆可也非衛侯朔之
比

戰于乾時我師敗績上書公伐齊而此及齊師戰
固不須稱公也非譚辭我師敗績是經文定例卽
言公敗績豈成語哉注家文外生義可厭
齊人取子糾殺之魯旣爲齊殺子糾齊安要使使
來告之且殺子糾固齊志也非以求管仲故爲之
此据實而書何于管仲事註皆謬時史亦非趙豐
傳
管召讐也讐不必一矢之故管召一也

經十年公敗齊師于長勺夫曹刿之制戰未可爲權謫且傳例不相通者亦多不必穿鑿作說既盟者大夫也伐我者桓公也不得言背盟且既盟納齊子糾也而齊拒之魯殺之魯何辭之有此傳註及經次于郎注並謬指玉華文後坐聲

荆敗蔡師楚不稱將師外之也若辭之不合禮不知何据

傳小信未孚，孚者信之徹于彼也

經十一年宋大水人經書以來告也不干於魯使有

齊無自人于齊系小白以喪歸當車之禮也

傳敵未陳曰敗某師大崩曰敗績未陳偏以敵亡而言不于我事故上揭敵字也註彼此不得成列誤又言成列而不得用是文外生義不可從杜蓋苦據長勺之戰而牽合耳不敗某師取某師及克皆從勝者而言唯敗績從敗者而言是傳例亦唯可意迎矣卽從勝者言之雖大崩唯曰敗某師而已不得曰敗績某師從敗者言之唯非大崩亦唯曰敗績而已是傳例難據明矣且諸處不相通者亦多矣注多牽合而附會焉益見其不通

得雋田克覆而敗之得雋謂禽獲其軍中雄雋

將士也叔段出奔不可曰得雋不得據作說但春秋段外無書克者不必圖護按隱元年傳釋克段曰如二君故曰克是興得雋曰克自是兩義而不相通者杜乃互相證兩失之矣覆謂掩襲擊不意也非一軍皆禽之謂若皇瑗取鄭師別是一義

若之何不弔猶言安得不相弔也其興也悖焉悖勃通

吾弗敬予矣病之病憎惡憂患之義

十二年紀叔姬歸于鄭大歸是還歸之歸非謂嫁爲

歸之歸夫未亾人還夫家惡得以初嫁爲文苟執初嫁之文是更嫁紀季也大驚人聽春秋必不然經宋萬弑君凡葬魯不會則不書不干其治亂弑君之賊書名罪之也豈問其卿位與否註於前年言未爲卿此乃以萬爲卿蓋臆度已

傳蕭叔大心顧炎武曰大心當是其名而叔其字亦非蕭大夫也二十三年蕭叔朝公解曰蕭附庸國按唐書宰相世系表云宋戴公生子衍字樂父裔孫大心平南宮長萬有功封于蕭以爲附庸今除州蕭縣是也其後楚滅蕭案顧說似得當但

大心未平萬之前或爲蕭大夫後因封之與是未可知者

經十四年單伯會齊侯。此據實而書何須註家紛紜卽欲不歸功其如之何。前赤脚公卿曰讀此傳殺鄭子子儀在位十四年而不稱弑者以厲公在外而歸重也不然雖以篡弑之君或微弱之甚不得以未成君待之四年稱鄭伯者胡傳以爲厲公理或然。

其氣燄以取之。林注子儀在鄭常畏忌厲公之奪其國其畏忌之氣燄足以致蛇妖之異。燄火氣

也氣燄謂氣之燄二者

與伯父圖之 謂討議諸人陞遷之事

惡之易也 其猶可撲滅 今尚書無惡之易句蓋謂易滅也 書傳言其勢燄雖盛而殄滅之不難也 此引書言蔡侯一言滅息其勢燄若不可卿邇而殄滅之亦甚容易也非斷章取義之類十六年不可使共叔無後 不能衛其足 叔段有何功德而必立後也不譏不能衛頸而譏不能衛足皆當時之俗論矣

以一軍爲晉侯 始列於諸侯故降其等比小國也

非其國實小

十七年執鄭詹 合註不稱行人非使也

十八年不言其來 譚爲戎狄侵伐故不言其來
也非始不知之

經十九年媵陳人之婦于鄭遂及齊侯宋公盟 合
注媵送也陳人微者 蓋魯人之女有嫁于陳人
者而結送之適齊宋爲盟于甄結過甄權宜與盟
也

傳葬於經皇 宣十四年履及於室皇蓋與經皇同
楚門舊有是名而墓門亦因名焉耳

可謂愛君 只是美其愛君耳如臣法左氏未論及
註謬

二十二年姜氏薨 註薨寢二字當削正義曰夫
人薨葬之禮有赴同附姑反哭三事而已僖八年
傳加以薨寢殯廟者說致之禮也意自別

傳享王于闕西辟 辟壁同

二十二年殺其公子御寇 御寇有罪無罪傳不明
言今無可考然顓孫敬仲以其黨出奔則似有謀
者卽有罪其不稱君父固其宜也立爲太子若未
宣諸侯則告辭稱公子亦其宜也是皆未可知者

注恐鑿

夏五月 恐四月之訛寫顧炎武曰書五月史闕誤
翹二車乘招我以弓 翹二秀起貌車之壯也
車中人適揚弓以招我耳是車非爲迎我而來又
聘士以弓於禮無據

飲桓公酒 敬仲請桓公飲酒于其家有何不可註
乃深探其實而考彼此之辭何也又下文周史注
以爲大史失大史二之長官猶樂師之有大師也
衆史亦多其見陳侯何必大史是等細故雖不足
辨亦可以見註家之汰橫

木繼以淫平淫樂之過也既飲而樂又以火繼之是
之爲淫耳不可專以夜飲爲淫曉于天子
鳳皇于飛 凤爲鳥王故加之以皇字耳故古無鳳
字雌雄之說蓋附會已但此云和鳴則固自有雌
雄矣

蔡出也 蔡女所生故謂之蔡出也非指姊妹之子
他並倣此

有山之材 在天之下而高於土且有材非諸侯孰

能當之故曰觀國云二也

成子得政 成子得政尚不足當賓王之占傳不終

言田和篡齊之事者蓋以其在春秋之後劉炫曰計春秋之時卜筮多矣左氏所載唯二十許事其不驗者不載之李笠翁曰怪迂語特數史賤人所爲抑好事者睹其成敗追合之云爾

經二十三年如齊觀社社時俳優諸戲之觀耳如蒐軍實恐不然

荆人來聘荊夷也故賤之書法固當然非不成禮之故

傳諸侯有王不王如來王之王謂朝于天子

經二十四年刻桓宮桷桷楹間橫木與椽不同

夫人姜氏入夫人後入者蓋俟供帳備具也以丹楹刻桷推之供帳之盛可想而知矣則公至之後容數日營辦如公羊要公之說恐鑿

曹羈出奔陳特稱曹羈是必當立者也立而踰年宜稱爵今不稱爵者豈因國亂未定位與此無傳不可臆斷

傳大者玉帛玉特達者圭璋已璧則加於帛故禮之盛者稱玉帛也不當据位次分屬榛栗棗脩女職在中饋故其贊亦羞品已不敢與玉帛之事是爲告虔耳註取名示敬謂栗取其戰

栗之類與卽宰我所以受不諫不咎之呵復奚做焉

二十五年鼓用牲于社非常也 顧炎武曰非常者何蓋不鼓于朝而鼓于社不用幣而用牲此所以謂之非常禮也 杜氏不得其說而以長曆推失閏此則咎在司曆不當責其伐鼓 假令長曆可據當時既以是月爲六月則正月矣 日食斯伐鼓何非常之有况不可據乎 按胡傳曰鼓用牲于社何以書譏不鼓于朝而鼓于社又用牲則非禮矣是全據左傳也 傳意本只如此而杜注淆之耳

唯正月之朔 是五句季平子亦云見于昭十七年而文字有詳略豈古有是語而引之乎 唯者謂餘月不與也 正月猶言陽月也 正字卽謂陽也猶謂陰爲慝也不可解作正陽之月古者未以陰陽語氣只正愚云爾 文十五年昭十七年並正月日食當參看

日月之晉 謂日食月食也而意重在日食昭十七年三辰有災與此同非月侵日之謂

二十七年杞伯來朝 程沙隨曰小國自貶其爵以從殺禮他並倣此 又見于僖二十二年

非展義不巡守 巡守自有義禋祠覲會慶罰黜陟皆是非徒事游觀也

賜齊侯命京九命以下皆曰錫命如元年來錫桓公命是也不得據晉文爲例

二十八年外嬖梁五 外嬖與內嬖對以內外別男女也閔二年內寵並后外寵二政與此意同註視聽外事謬 案昭十七年晉厲公多外嬖註外嬖愛幸大夫得之此何爲迂其解也是不可曉者

二十五疑賤者非大夫五亦不必其名

蒲與二屈取二字必有所指也凡地名有北必有南

有西必有東如南北燕東西周之類皆是晉時有北屈則古有南屈必矣或說當削

使俱曰狄之廣莫 是節亦屬上文一時之語也言如上所言則使民戎皆曰狄之云不亦宜乎也是民畏而戎不生心也 顧炎武曰都者大邑之名注出都之非也

耿之不比爲旆 執軍行先列之名建旆爲幟

冬饑 傳文前後何必拘註瓊屑大甚

凡邑有宗廟 色字泛包縣邑爲言也註引周禮失當 大縣邑都會之地謂之都不以廟之有無上

文蒲屈稱都蒲屈豈有廟哉此傳例他處不相通
蓋左氏之妄云姑据文解之可也

經二十九年紀叔姬卒當時紀國再造事在二十

七年註謬

林草子史氏之名其亦爲傳

舊有鐘鼓曰伐無曰侵此傳例不可相通蓋左氏之忘伐者鳴其罪而誅責之也侵者以師深入其地而攻擊之也不拘罪之有無並有鐘鼓

經三十年齊人降鄣

降者易詞也蓋以師臨之卽

降服也注遙脅不可從

傳執而梏之東首曰梏手曰拏足曰桎是爲三木不

可以梏爲手械襄六年宋樂轡以弓梏華弱于朝謂以張弓貫頸如首械也說文謬以梏爲手械後儒沿之皆謬

經三十一年來獻戎捷獻禮自有儀但不必以獻

爲奉上之事夫齊桓霸王何爲尊敬魯侯

三十二年城小穀顧炎武曰小穀不繫齊疑左氏

誤范寧解穀梁傳曰小穀魯邑春秋發微曰曲阜

西北有胡小穀城按漢高帝以魯侯禮葬項王穀城當卽此地春秋四書穀而一書小穀別於穀也又昭十三年傳曰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則知

淮東先生集卷之三

春秋四書之穀及管仲所封在濟北穀城而此之小穀爲魯邑爾况其時齊桓始霸管仲之功猶未見於天下豈遽勸諸侯以城其私邑哉

慶父如齊 國喪大夫適隣國謀事亦其宜也何必

三假赴告

傳築臺臨黨氏 土功亦有小小小事不書春秋之例也是臺蓋苑中小臺已何足書于策亦何論告否

投蓋于稷門 賈劉炫曰蓋車蓋也如杜此說捷勁耳非有力也 平按孔疏駁劉說曰車蓋輕而帆風非

可投之物不知能投輕帆者乃所以爲多力也
以死奉般 舍子而立弟非禮也况慶父莊公之庶兄無當立之理季友欲立般出於禮義之正也註乃云母弟故欲立般何視季友之淺
子般卽位 即位謂立爲君也哀三年季孫卒康子卽位與此同與元年卽位自有不同

唱詩與古同興六平祖自承父
于越祖也。唐主歸立高祖。宋主
大云尊崇太祖。立公爵。李太宗立
兄無當立文惠。李太宗立兄。出公爵。
以張孝榮。舍子而立弟。張豐。唐少子高
祖。以嫡不繼。立次子。此皆

